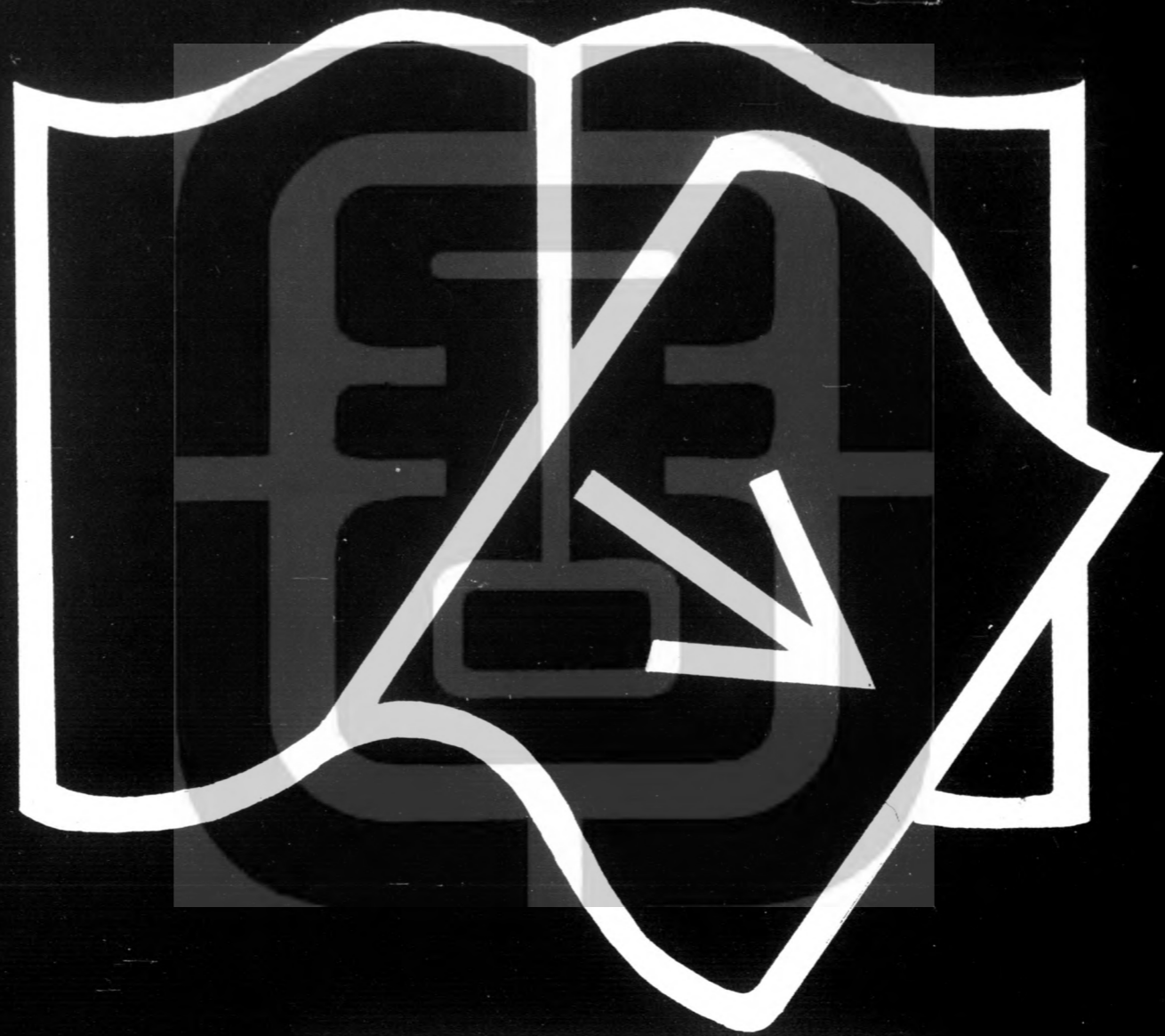


林泉老人誦唱丹霞頌古虛堂習聽錄序



空劫前時有無手人入無影林採無根樹向圓覺伽
藍依光明藏布戒定慧之柱礎祭體相用之棟梁以
解脫為門運法空為座號曰虛堂我林泉老師而居
也於禪天之久末見丹霞弄影即色明心不免指空話
空權說以是說要到親切處俾聽之者日益時習廓達
靈明者矣元貞元年歲在乙未秋九月二十有二日
奉訓大夫掌篆署丞樂然居士姜端禮謹序大德改
元冬閏十二月立春前二日中山傅夢徵載拜謹書
林泉老人平唱投子丹霞頌古總序
古今指頌不為之少叢林戶知之者惟四家而已竊



P1

窺先覺利物之心微以古人公案誘進群迷故設筌
第令速獲魚兔於覺海性苑矣政如達磨西來不立
文字尚不離文字者邪迤叅隨衲之殃及林泉向古
谷中剛要傳麈於虛堂內強求習聽以無說三說而
說其說漁不聞之聞而聞字聞非故與佛果萬松聯
鑪並鶻於世且傍鄰舍試傲犖者歟至元乙酉中元
后五日林泉老衲為聰彥明泉無竭說大德以元冬
閏十二月立春前二日中山傳夢徵載拜謹書

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
依吾行者定證妙果林泉道莫恠老盧能處藥慣曾
得効敢傳方達摩亦云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林
泉道上代下世老婆心切而况丹霞以綿綿密密隱
隱難分處交加頌出頌曰

卓尔難將正眼窺

分 睥睨有

迥超今古類何齊

果見參差

苔封古殿無人侍

沉 玉宇深

月鎖蒼梧鳳不栖

着 争肯坐

師云彩雲影

上 已

紅羅扇

看仙人

月失

不落

四

鋒不可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活鱗鱗轉輓雖是
面門出入無形影而難審其詳此其所以難將正眼
莫可窺窺者歟故臨濟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
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
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
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林泉道誰知口苦心甜處倒
楔把頭兜豁伊只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藏可窺不
可窺見徹見不徹諸人試斫額看其實此事自古及
今比類難齊言說不到若苔封古殿月鎖蒼梧巨趺
起而莫侍尊嚴鳳戩翼而潛升霄漢且道不墮功勳
一句合作麼生道聖凡情已盡何用立階梯

示衆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迴戈倒戟時計穩
能周備未委乎誰具斯作略

舉石頭遷禪師問青原云和尚自離曹溪甚時到

此間家富兒嬌原云我却不知汝甚時離曹溪來念彼觀音力還着於

本頭云某甲不從曹溪來赤諱原云我已知汝來處

了也明眼人難護頭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啼哭樣拳猶白可爛泥隱刺更難甘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初至吉州青原山靜居寺

叅思禪師思曰子何方來遷云曹溪曰將得甚麼來

云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云

若不到爭知不失遷又云曹溪大師還識和尚不曰

汝今識吾不云識又爭能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

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時至此問曰我却不知
汝早晚離曹溪云希遷不從曹溪來曰我已知汝來
處了也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林泉道子細看
來雖似叉手罵丈母其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
於師方堪傳授此亦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之別樣也非世智辯聰可定奪矣其實來無所從去
無所住故經云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
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故名如來林泉道如來禪祖師禪休爭眉與顰
只是一文錢更看丹霞別傳消息頌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

指空話空

玉女年尊似不聞

耳邊風過

携手相將歸故國

同行無疎伴

暮山岌岌鎖重雲

不教人見轉風流

師云竺土不傳無字印祇園剛道寄書來當此之時
木人問路枉向青霄誰敢臨歧妄傳消息故年尊玉
女聽風柯而聞似不聞齒缺泥牛耕月色而見如不
見無中唱出信手拈來擊碎疑團歌殘狂解所以教
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淺知淺見爭免向舌上鑽
研狹智狹聞寧不於言中採摭此皆生死根本妄想
端倪古人慈悲太甚行願弘深藉有言欲顯無言假
無說要知真說爲垂隻手方便提携擬使初心殷勤
趣向雖暮山之岌岌五眼難窺奈秋月之輝輝寸心
不昧鎖重雲漫教緊俏滯玄關枉使因循放開一線

許商量不惜雙眉通秘訣還相委悉麼妙體本來無
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未衆云行住坐卧無非妙用神通語默離微總是法
門佛事直饒向空劫前承當剗地索道未在未在到
這裏還許開口麼

舉藥山惟儼禪師一日在石上坐次脚力困時石頭和

尚見乃問云在這裏作甚麼老不歇心山云一物不為引惹詞訟

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克已後禮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甚

麼要識真金火裏看山云千聖亦不識許汝眼明石頭因以偈贊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却取親切任運相將祇麼行好客無疎伴自古

上賢猶不識懶兒慧伴造次凡流豈可明勿謂素無人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

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

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

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

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

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

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

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

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

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
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
日見處作麼生師曰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
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条篋
束取肚皮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
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
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住於此師乃辭祖却返石
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在這裏作甚麼林泉
道有甚不知有甚不見何必重重曲垂方便山云一
物不為已是堆山積嶽塞壑填溝頭曰恁麼閑坐也
再三撈攬盡力提携山云若閑坐即為也靈利衲僧

一撥便轉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端的為人為
徹殺人見血山云千聖亦不識到此之際任誰索許
具金剛眼怎不教石頭滿口贊伊道從來共住不知
名任運相將只麼行想這沒面孔漢不近人情自古
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據此父子緣熟師資
道契折麼是誰看他不破還知丹霞冷眼傍觀處麼
頌曰

玄微及盡本條然果有這箇在

若為渠閑萬八千當機不讓

月印澄江魚不見可惜

釣人何必更拋筌枉勞心力

師云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秦跌陁禪
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云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

色空義云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時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云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云涅槃而不生盤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云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只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云見師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云見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袖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

只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云如何是因中色空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林泉道直饒及盡今時未免狼藉徧地雖本倏然坐着即不可此豈非相隔萬八千也月印澄江魚全不見釣人何必更欲拋筌還知此意麼非智可知難可測龍睛天眼覷無門

示衆云有時恁麼羚羊挂角月沉西有時不恁麼木馬遊春駿不羈用行舍藏自由自在知是何人

舉舡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峻

入枯沒蹤跡處莫藏身切忌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菴

斯事 將謂志却

師云秀州華亭舡子德誠禪師自傳藥山之道唯好山水自適其意故泛舟於華亭江上因得此名一日泊舡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起橈子曰會麼云不會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復有頌曰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河曾釣得來別人只看採芙蓉香氣長黏遠指風兩岸映一舡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只是舡子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與夾山相見機語投子頌古中已載茲不復云相別之際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

蹤跡處莫藏身可謂是未到無心須要到既到無心無也休端的若是脫洒衲僧出住自知時節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此之用舍行藏與吾衲僧何啻天淵本欲要伊於一切時中外不隨應內不居空這邊那畔無可不可故云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是知依法作法要常念茲在茲一片老婆心千古為龜鑑且道兼帶一句合作麼生道試看丹霞為伊頌出頌曰

白雲檻外思悠哉

無心能出岫有意伴孤鶴

密密金刀剪不開

潭命無無縫罅

幽洞不拘關鎖意

去住自由

縱橫無繫去還來

踐涉不易

師云體空成事任妄念而漂沉不變隨緣守真心而

寂寥有妙覺其孰能達斯理乎况此白雲搖曳碧落
清明檻外崑前天涯海角無心而出應緣舒卷而濟
物無私有感必通知時休沐而潤澤有准隨風浩蕩
映日飄颻若垂天之翼悠悠漾漾者哉猶事理之相
兼真俗之通貫體用之雙彰境智之相半綿綿密密
雄雄堂堂所以金刀剪不開也既幽洞不拘關鎖想
縱橫必使優遊此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喻本分
事之不本分也其或於此未明獨鶴有時常伴水好
雲無事不離山
示衆云正按傍提一句了然超百億左敲右擊片言
可以越三千不涉唇皮誰能舉似

舉禪樹省禪師問洞山甚麼處來不勞樹云勘驗山云親近來

實頭人難得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便具不出當家

師舉祖燈錄云宣州禪師因洞山來參樹

問來作甚麼山云來親近和尚樹曰若是親近用動

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林泉道悞入桃園後曹山云

一子親得此乃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丹霞

舉處謂問甚麼處來本是問作甚麼來荅云親近來

此豈非問荅相應也後又遺漏山無對此乃不見曹

山道一子親得之意蓋編錄之不審也况洞上宗風

語忌十成機貴回互洞山無對豈非向空劫以前承

當佛未出世時會得曹山爭肯證父攘羊受責於仲尼故云一子親得空王寶印豈假親傳無縫伽黎何消密付此師資道合猶參乎一唯亦當以一貫之而稱許者哉還知麼臃膊到頭難外屈休云孫子不如兒更看丹霞別般誇羨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

天使其然

石女何勞更問伊

多羅閑管

昨夜寒巖無影木

根非生下土

白雲深處露橫枝

葉不墜秋風

師云非同世之君君臣臣父子子假以忠孝親情以喻至道曩劫以來與汝本來真如佛性妙覺明心無斯須而曾捨離故云從來父子不相離豈止裨樹洞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歟故石女以無情之情

無口之口虛心之心氣倦審問伊而復竊聽昨夜寒巖無影古木向白雲深處偶露橫枝若不解無中出有爭能達意外之玄儻肯於劫外承當更何必而今相見還知不動唇皮道得麼麼萬籟把吾休失笑我笑虛空舌更長

示衆云告往知來不妨俏俊心明意顯沒可思量忽遇同風莫有遮相證據者麼

舉高沙彌住菴一日歸來值雨

教休不肯休

藥山云甚麼

麴來

不消詐問

彌云容裏來

我豈不知

山云可殺濕

便恁麼來

彌

云不打這鼓笛

似有塊靈

雲崑云皮也無打甚麼鼓

承虛

響道吾云鼓也無打甚麼皮

接響承虛

山云一場好曲

調沒孔笛逢越拍板
阿誰肯助珠聲來

師云澧州高沙彌一日碎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彌云
某甲在眾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
去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云知是般事便休更喚
甚麼作戒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與子相
見彌住庵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云是曰可
煞濕云不打這鼓笛雲崑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
云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此則
公按與祖燈所載大同小異大抵談其神駿略其玄
黃不足恠也據藥山恁麼問高沙彌與麼答佛事人
情一時周足更那堪雲崑道吾把火助熱見義勇為

共垂隻手着力扶持此迴鑿弄幾箇能知若非藥山
老漢險不解合支離所以道今日大好一場曲調且
看丹霞如何斷和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 諦聽諦聽
善思念之

知音爭肯落今時 塵中能作主
化外自來賓

胡家不犯宮商曲 細抹將來

玉笛同將劫外吹 万籟有心
聞不得孤

巖無耳
却知音

師云自佛祖以來莫不入灑垂手曲垂方便物物頭
頭明明了了指示於人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
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
尊復藏珠入袖却臺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
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

示汝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
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林泉道不因佛指示洎
乎錯商量曹溪六祖初自新州來叅五祖祖問曰汝
自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嶺南人
無佛性若為得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
人乃訶曰着槽廠去遂禮足而退林泉道若不得流
水還應過別山此豈非佛祖偶尔垂言借問伊處古
之今之本無兩樣若是知音賢者爭肯於今時言句
上鑽研識情內卜度萬派潮宗皆歸性海豈不快哉
况胡笳不犯宮商曲非獲耳根圓通何能知之也耶
賴遇藥山父子沙彌昆仲雲崑道吾共品玉笛節拍

相隨奏佳韻於千秋遺清音於萬古還會麼不消頻
側耳何必恠雙睛

示衆云真光不耀至理難明天眼龍睛且宜托後舒
手不見手時誰能辨的

舉道吾智禪師到五峰登山峰問還識藥山麼自來吾

云不識許伊峰云為甚麼不識抑逼吾云不識不識頭正

師云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藥山山一曰上堂云

我有一句子不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

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及

至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却云不識此豈非

赤諱白諛覲面相謾達摩初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云不識
且道與此不識是同是別其實藥山本來面目圓同
太虛無欠無餘非短長之可較量非肥瘦之可品格
千光那照五眼難窺設使瞻之在前不覺忽焉在後
所以道吾贈箇不識可恠五峰趕賊要趕上論實不
論虛再三勘驗的確催徵是他道吾不減一字更添
兩字道不識不識林泉道苦瓠連根苦甜菰徹蒂甜
非唯作得主更乃不食言直饒及盡今時未免遭人
點檢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

舉步落危途

擬問蹤由已涉功

誠哉是言也

挂角羚羊無影跡

不許追尋

從容還落正偏中

擬議之間長途万里

師云大道廣闊平坦縱橫可惜時人不來遊履得之
者左右逢原失之者孤危顛險雖則情塵撲落識浪
滂竭真淨界中不着邊徼恰似白雲深處枯木崑前
差路難通玄途謾進故從賢者擬問端由已涉功勳
成尊貴墮所以新豐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爭如學
取羚羊挂角飛鳥騰空非唯難覓其蹤敢道莫尋其
跡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當此之際道吾不識豈虛語哉其或左顧
右盼前思後想從容還落正偏中矣投子頌云正中
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
日嫌若也於斯覷透分明覲面別無真其或未然爭

奈迷頭還認影

示眾云靦天索價博地相酬瓦礫泥團真金不換會
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須知末後牢關不
離寂初一句還有道得的麼

舉洞山到北巖哲禪師處不辭迢迢遠特地訪知音巖問甚處來開山山

云湖南來多虛不如少實巖云觀察使姓甚麼猶家記得而今忘却山云不

得姓不勞通報巖云名甚麼誰敢觸諱山云不得名善能回互巖云還理

事也無要穩索觀山云自有廊幕在已成開管巖云還出入否誰能見面

山云不出入元來快馬不如鈍炕巖云豈不出入言多傷行山便拂袖出

去話不投機一句多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不消氣急請再商量山近前

在他簷簷下爭敢不低頭巖云昨日祇對上座話不愜老僧意一夜

不安醒後方知詞慢人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諦聽諦聽若愜老僧

意便開粥相伴過夏理長即就山云却請和尚問善高人

巖云不出入是如何拱密威嚴實難參見山云太尊貴生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巖

乃開粥同過夏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亦曰栢巖曾居定州栢巖

故有是名傳為栢顏訛也今中山府栢巖山塔寺具

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

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

多年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闍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

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

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空人至今

詩頌石刻俱在唐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栢巖所作此方既名栢巖鄂州宜號此巖了無疑也祖燈所載師與密師伯同訪今此略之無害正意嚴以尋常問答要歸心性向佛未出世空劫前時審知浩浩真常委悉如如妙體擬之則差議之則錯非智識之可參詳非言談之可窮究所以用至尊至貴為喻巖雖以妄情羅織山假以真智傍通百計千般終難繫綴端的至理一言離微不涉何出入之可定尊者哉初雖不許寧免尋思屈已從他自知理短怎不相酬開粥過夏還知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處麼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頌曰

燭香人靜杳無聲

視聽應難

苔滿丹墀皓月明

孰堪履

入戶當堂慵正坐

東宮雖至慵

出門猶懶下階行

不面拜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恰似燭香人靜後無音無韻了行藏由是信息非通形容莫觀煙籠秘殿苔滿丹墀月泛金波星分皓彩當此之時沉沉宮漏運四智而難明寂寂綸言空一心而仰望雖則入戶當堂謙卑自處不正坐恐犯功勳權袖手且宜守分欲携班杖擬出玄門竚立躊躇不辭料理方信道三思然後再思可矣既懶下階舉足不無隱几栖心非唯偏處不逢况乃玄中不失還知尊貴一路非言可及處麼近日王令稍嚴不許多言恃語

示衆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寔非心力之可謀也莫有涉疑者麼

舉僧問雲巖晟禪師二十年在百丈巾鉢為甚麼

心燈不續寃有頭續有主巖云頭上寶花冠你試摸僧云頭上

寶花冠意旨如何果是不知下落巖云大唐天子及冥王那是

僧問九峰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江北

問王是疑了一狐疑峰云却憶洞上之言莫作好話聽

師云潭州雲巖曇成禪師生鐘陵建昌王氏少出家

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嗣藥山

這僧故發此問不妨疑着其實心燈未嘗間斷千佛

出世亦不曾增千佛入滅亦未曾減自是這僧以妄

情斟酌狂識較量分彼此立階差黨門風爭人我滿

肚懷疑故來審察是他雲巖老漢不用劍身千盞灌

滿膏油索甚箭剔昏燈暫圖精細故以頭上寶花冠

打發這僧為復是厚幣甘言為復是着本圖利為復

是眼裏扶釘為復是腦後抽楔向此一轉語下見諦

明白不止頭輕眼明使汝心神整快可怜無價寶撞着

杜波斯返復又問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可謂分明

極翻令所得遲不免雲巖盡情為濟竭力提携道大

唐天子及冥王雖是婆心太切焉知愚駭呆癡奉以

明珠認為泥彈於斯不悟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間

而復又問九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好笑這

僧雖是懵懂却敢志誠將勤補拙不避人嗤幸遇慈
悲再三撈撻以洞上之言說似與他未審洞上有何
言句還知麼木鷄啼子夜石犬吠天明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

聲聲不絕

引出珊瑚價莫論

孰能言貴鑑

迥古輪王全意氣

匪從人得

不彰寶印自然尊

理合如斯

師云門墻岸岸關鎖重重不假殷勤何緣得入所以
道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
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
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玄覺徵云為復是門外語
門內語林泉道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為山詰代云吾不如汝林泉道是何心倖以此觀來

豈止這僧玉鞭高舉曾擊金門世尊文殊玄覺為山
拋磚引玉興亦非淺雖恁舉似見人須弃敲門物知
道仍忘埃子名非唯少分相應必使就中相見端的
得人一語果勝千金那引珊瑚而論高價竊比輪王
意氣搖乾蕩坤而况無文寶印本來尊貴何由彰顯
而已哉還見心燈不昧智焰恒明處麼須知迥脫根
塵了一點靈光裂古今

示眾云同行既無踈伴便宜豈出當家雖然蹄角分
明爭奈騎者不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且道是誰

舉雲巖道吾自南泉回藥山

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巖問藥山如何

是異類中行

叫

山云吾今困倦且待別時來

暗裏抽擲明中坐著頭

巖云某甲特為此事來

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山云且去

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巖

便出

可惜嗟過

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

指頭血出

鴨子不快驚殺鬚頭

吾却下來問巖兄云問和尚那因

緣作麼生

更與垂慈傍通一線

巖云不為某甲說

苦瓠連根苦

吾便低

頭

懶惶殺人

師云一母生兒幾百般果然利鈍不相謾藏身露影
交加處寧免教人冷眼看只如巖問藥山異類中行
何不體取南泉道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
溪西牧不免官家苗稅擬向溪東牧亦不免官家苗
稅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所以藥山恐伊傷他
苗稼故使泥耳攢蹄潛身縮項道吾今日困倦且待

別時來非是推東柱西莫便走南掠北真所謂赤心
片片知人少覲面堆堆覲者稀巖云某甲特為此事
來此豈非終日數十不知二五致使藥山鼈竈火發
道且去巖便出可憐無價寶贈與瞎波斯羞鈎雖自
落爭免折便宜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
得指頭血出此猶君子恨不殺身成仁心忙氣急恠
他不領微妙玄旨吾却下來林泉道往復不易復問
巖兄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云不為某說林泉道
中秋閉目坐却怨月無光吾便低頭心中苦屈端的
難伸自家不會鈍滯他人故恁吞聲飲氣自煩自惱
若非丹霞替說道理爭知此事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地穩 默默自知田

渴飲寒泉曲澗廻騰騰誰為 肚皮愁

放蕩不耕空劫地筋舒力盡

暮天何用牧歌催枉勞心

師云瀉山一日上堂云老僧百年後山下作一水頭
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
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
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林泉道知他多少
事盡在不言中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林泉道題目
甚分明異類一事人多錯會非賞音者不易知也但
念水草餘無所知修行至此可樂無為妄情消爍狂
解隳彌出生入死莫可羈縻所以飢飡嫩草渴飲寒
泉放曠優遊自由自在可謂露地白牛牧人懶放靈

苗瑞草野父愁耘正當此時如何處治還知麼羌笛

一聲風浩蕩暮山岌岌鎖重雲

示眾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以楔出楔了無空缺儻
若你眼裏有筋便知我舌本無說不墮情見一句合
作麼生道

舉僧問夾山會禪師如何是夾山境春日花開 秋時葉落山云猿

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莫向言中取則 直須句外明宗

師云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
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云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林泉道為慈悲之
故有落草之談真所謂驢糞逢人換眼睛是他靈利

衲僧透手姦滑勝似离婁明察秋毫那肯教伊輕輕
動着今據夾山恁麼酬酢非止令人向情枝上尋意
根下覓一任玄猿抱子從教幽鳥啣花青嶂後碧巖
前枉費神思徒勞視聽你豈知夾山眼觀東南意在
西北便休恁麼世諦流布法眼亦云我二十年只作
境會曾有僧問林泉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林泉道
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只如林泉恁麼
祇對是境那不是境大抵一般油麵由人做造一般
油麵由人壞却所以求明道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
起而佛道成又云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
闡遮那之形巖樹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

皆談不二之圓音與麼會得論甚是境不是境答話
不答話正偏兼帶真俗混融一言之下應須心地開
通三句之中可使凡情撲落更看丹霞收攝餘波全
歸性海頌曰

蚌含明月珠生腹物類相成

龍擁深雲雨洒空天使其然

莫向平田翻巨浪無事休生事

直須點點盡潮東應須契本源

師云理無二相事有千差凡情聖解何足奢華古詩
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此皆物類相
感致之然也尚書禹貢淮夷蠙珠孔穎達疏云蠙是
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為名故云吸月精神橫宇
宙產珠光彩照山河說文曰龍者鱗蟲之長能幽能

明能小能大前漢鄒陽書曰蛟龍驤者則雲雨咸集
夾山雖設鋪陳之意皆有語中之無語也不可膠柱
調絃刻舟記劍繫驢橛上枉覓驂騮不見道莫向平
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潮東此豈非叮嚀付囑休騁
狂情隨波逐浪四散鑽研當合一返本還源咸歸
性海不負狂瀾怒浪卷而東之汪哉洋哉莫可量哉
廣矣大矣無以加矣還知夾山富有天池之量麼浮
幢氣象如天遠那比蹄蹤窄更微
示衆云聲前薦得分明鷄過新羅句外承當已是不
快漆桶待汝開口動舌堪作甚麼還有目擊道存者
麼

舉僧問夾山會麴即不問不會請師一言

何不領

山云戶挂凋林影中辨取

暗道一線大小分明

師舉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箇若
是即頭上安頭若不是即斬頭覓活時首座云青山
常舉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說話
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得更
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
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祇
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
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從云不會浦云汝合會從云實

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浦云慈
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萬松道克賓甘罰
饋飯錢臨濟故滅正法眼玄覺徵云且道從上座實
不會為復怕鉢袋子沾着伊林泉道尊鑑不錯九峰
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首座接續
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
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
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
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
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
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

意未會在惹得天童道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
一色功此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當時首座若
奉箇吾不如汝或云師兄還會麼况石頭和尚云衲
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林泉論至於此不
覺失笑這僧向不會覲欲請一言安用這一落索為
伊不會做官人故然且舉傍州例不須戶挂凋林試
向影中辨取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

舉步落危途

撒手還家懶問程

坐著即不堪

寢殿無人空寂寂

沒蹤跡

蒲軒唯有月虛明

斷消息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承當按家樂業
休胡走枉費盤纏漫付量不如撒手歸家穩坐莫問

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浦云慈
 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萬松道克賓甘罰
 鑽飯錢臨濟故滅正法眼玄覺徵云且道從上座實
 不會為復怕鉢袋子沾着伊林泉道尊鑑不錯九峰
 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首座接續
 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
 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
 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
 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
 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
 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

意未會在惹得天童道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
 一色功此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當時首座若
 奉箇吾不如汝或云師兄還會麼况石頭和尚云衲
 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林泉論至於此不
 覺失笑這僧向不會處欲請一言安用這一落索為
 伊不會做官人故然且舉傍州例不須戶挂凋林試
 向影中辨取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

舉步落危 途

撒手還家懶問程

坐着即 不堪

寢殿無人空寂寂

沒蹤跡

蒲軒唯有月虛明

斷消息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承當按家樂業
 休胡走枉費盤纏漫付量不如撒手歸家穩坐莫問

前程可與不可肯來袖手伴雲閑自有知音來斷和
若論此事應寢其言若殿宇之深沉軒窗之窅窳無
人履踐那許言論唯餘皎月當天不有片雲翳目正
當此時合向甚麼處相見入鄽垂手提携處休又粧
么佯不秋

示衆云呼聚喝散妙用無方把住放行權衡在手不
必正偏兼到何消理事該羅未開口時誰能會得試
請道看

舉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栖巢爭肯坐目不顧

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翻身獅子六戶不掩四衢無

蹤解行不觸學不停午意不立玄七步成章渾小事千劫眼

今時道

大家看

肯將閑事挂心頭

千劫眼

不借舌頭底万劫舌頭不顧眼中明一言道斷處峻機

不假鋒鋷事誰敢尖到這裏有甚麼事你便不閻黎啗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一曲離騷歸去後

師云上堂踞坐乃祖庭說法之清規集衆晚參寔宗

門示徒之洪範明不越戶太陽門下要辨三秋穴不

栖巢明月堂前令知九夏目不顧他位裏雖是偏處

不逢其奈玄中不失脚不踏他位裏勅遍天下王不

流行後天童立四借借一曰借位明功二曰借功明

位三曰借借不借借四曰全超不借借若非久參曹

洞正宗徃徃觸途成滯故六戶不掩四衢無蹤信乎

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恁麼看來眼耳鼻舌

身意關他甚事乃至見聞覺知覓甚來由直饒學不
停午意不立玄已是不快漆桶何必向千劫萬劫口
角舌端眉尖眼底明來暗謝麩智起惑亡者哉端的
峻機捷辯豈犯鋒銜玄唱玄提了無痕跡所以道到
這裏有甚麼事雖本無事不見道莫將無事為無事
徃徃事從無事生若不呼召指示明白切恐一向尋
言逐句情識卜度是他夾山曾於華亭江上紅蓼灘
頭口傳心授葉綴花聯道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
波意自殊恰似臨濟囑三聖云汭流不止問如何真
照無邊說向他離相離言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林泉道任伊蓋覆將來不管傷鋒犯手只如隱顯全

該枯榮自異一句須假丹霞分明頌出頌曰

月沉碧海龍非隱大小明

霧鎖蒼梧鳳不知却寂親切

劫外森森無影木根非生下土

垂陰自有未萌枝葉不墜秋風

師云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暗中通一線雲影上
東巖雖是月沉碧海霧鎖蒼梧龍非隱而或躍在淵
鳳不知而了無依倚玄微莫測幽奧難明空劫外靈
木迢然朕兆前意根豁尔由是高懸日月森森鬱鬱
而別有壺天暗度春秋密密嚴嚴而非同世境所以
道無影樹下求劫清涼不響山中長年普應未萌枝
清陰匝地沒蒂花殊色輝天唯除具眼人方省其中
意只如底事合作麼生分析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

流水豈相干

示衆云未到無心須要到休辭緊繫行躔泊到無心無也休且合慢拖拄杖省心愛力處自有知音爲伊說破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高着眼山云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後僧問石霜不辭路遠爲解

疑撥塵見佛時如何頑涎猶在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

渠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僧後舉似夾山兩頭白山乃上堂舉了云

門庭施設不如老僧爭之不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

步讓則有餘

師云興教小壽禪師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

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爲根有利鈍故情分淺深所以世尊觀根受道說法投機夾山以尋常用的門頭戶底機智提挈這僧天童亦云離念見佛破塵出經門墻岸岸關鎖重重意欲去除妄想見真佛而不知近代黃山趙文孺有詩云妄想從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當時這僧若是量寬衲子明眼禪和何必破塵離念而求佛經既疑情阻隔不免重詢此其所以石霜奉箇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他恁麼道非無來由永嘉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

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
沒恁麼看來有國土無國土得逢渠不逢渠是故這
僧須索波波路路復來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
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林泉
道春蘭秋菊各自芬芳何必特分你強我弱雖則和
光惹事不得春風花不開只如刮篋成家花開索被
風吹落此之所謂一般拈弄與君殊還委恁麼只向
一塵分變態高名勲業兩難泯二師合璧連珠試看
丹霞稱贊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珊

有耳不聞

內外玲瓏溢目寒

有眼不見

無漏國中留不住

瞻之在前

月華影裏見應難

忽焉在後

師云以無緣大慈運無礙大悲式慰蓬心幸垂金諾
故將直截緊要處開發學人依金剛般若初中後善
三句訓誨這僧初令渠發善心豈非直須揮劍若不
揮劍漁父栖巢後石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此豈
非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也夾山石霜雖是兩段不
同終歸一致或云丹霞道當機一句何言三也汝豈
不聞雲門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
分明向上路豈此非敲金擊玉響珊珊也其實問在
答處答在問處若解主賓互換必然內外玲瓏不唯
目下嚴寒况使心中洒落何塵佛而可狐疑哉儻做
功夫到此地面無漏國中斷然不住月華影裏想見

應難莫有築着磕着的衲僧麼塵心起處千般有道
眼開時一物無

示眾云本是依實具實元非指空話空分明拈在面
前可惜拋向腦後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有曾經
諳此事者麼

舉石霜諸禪師初參道吾草鞋錢還了也未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照顧眼吾乃喚沙彌指示分彌應喏却有衲僧巴鼻吾云添

淨鉢水着老漢心切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問甚麼重重相為

霜擬舉鶴過新羅吾便歸方丈喚不回頭爭奈何霜乃有省險負平生

師云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初依瀉山充米頭一日
篩米問答相契瀉至晚上堂曰米裏有虫諸人好看

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林泉道玄中銘云舉

足下足鳥道無殊坐卧經行莫非玄路花嚴經云法

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

亦無名字而可得東坡亦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以

此觀來觸目菩提無空缺處更嫌何處不分明吾喚

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着林泉道隔壁不勞供短

狀元來有理不高聲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問甚麼

腦後這槌如覺痛自然心地得安寧霜擬舉劔去久

矣尔方刻舟吾歸方丈霜乃有省一念回光便同本

得後來果有僧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霜曰

徧界不曾藏林泉道觸目菩提旋蒸熱賣僧又舉問
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
霜聞曰這老漢着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東禪
齊云只如雪峰会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為甚
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生不會雖然法且無異
其奈師承不同故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
是學來方始得會亂說即不可林泉道當時若不歸
方丈爭解添銜接上機多謝東禪齊拍手霜峰的意
共同輝更看丹霞復垂明鑑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

陽行是離

尋常語裏布槍旗

不可干戈相待

重詢擬進歸方丈

一度可喜兩度醜

一句分明更不疑

險不又蹉過

師云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萬松道此
乃入鄴垂手不避風波者也若非作者知時達變機
用崢嶸必不能向尋常語裏解布槍旗若非仗文殊
劍執秘魔杖探石鞏弓放國師箭必然納敗決索歸
降故復重詢擬進盡力提持巧計招安欲歸方丈果
於一句之下了了分明可謂三思然後再思可矣嘆
無孔鐵槌輕舉處疑團粉碎了無遺
示衆云慎終追遠孝感於天粉骨碎身難酬厚德衲
僧分上不必如斯若非至理一言險不漫勞心力有
曾悞犯者麼

舉漸源興禪師一日持鉢上石霜法堂東頭西頭

引惹霜見乃云作甚麼點檢將來不可放過源云覓先師靈骨還具眼

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只知死法

源云正好着力事難方表丈夫心霜云一物也無着甚麼力

不惜唇皮畫情吐露源持鋏上便行一伶俐袖僧搬便轉太原孚云先師靈

骨猶在明眼人難諱

師云潭州漸源仲與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

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又手近前目視吾吾云

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云汝又作

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云汝不虛為吾侍

者師便禮拜林泉道碁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

見功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吊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

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為甚麼不道云不道不

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

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

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中

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

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

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

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

吾後到甚處來曰只在村院寄宿霜云前來打先師

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云不

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

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鋏復到石霜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甚麼林泉道不唯審
問端由又恐依前蹉過曰覓先師靈骨林泉道以往
觀來大似佯慈悲假孝順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
甚麼先師靈骨林泉道闢難不闢易闢易誰不會果
然道正好着力林泉道但辨肯心必不相賺云這箇
針劄不入着甚麼力林泉道雖云無縫罅寧免見披
離源持鋏肩上便行可謂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太原
孚尚座果是忍俊不禁與代語云先師靈骨猶在林
泉道路見不平拔劍相助更請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本地虛明無一物已太多 幾人認得黃金骨不道無只是少

持鋏肩上便行時

步步踏

大辯從來還若訥

真文不醋

師云昔張司徒因燼其居遂書偈云居士沉舟日司
徒失火時本來無一物何用苦嗟咨六祖亦云菩提
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皆
發明空劫以前本源心地若非具金剛眼睛爭能識
黃金骸骨雖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何礙佛事門中
不捨一法而况持鋏肩上復妙迴途撒手便行不居
正位大辯若訥默默自知田地穩大智如愚騰騰誰
爲肚皮憨還知放去收來太速處麼插鋏意與持鋏
意觀面相呈子細看

示衆云這邊那畔孰能推倒界墻正去偏來你試躑

踏芳草作麼生囑付則是

舉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

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好因緣是惡因緣良父云只

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伏取處顧視左右云欲

知此事直須如枯木上花開方與他合乾暴時須潤濕

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動落今時猶自可明安云直得不出門

亦是草漫漫地靜死水更難甘

師云一大圓覺為我伽藍云何解制而論東西直饒

指教深隱寒叢飽看冷翠坐白雲而終須不妙守丹

嶠而未必便宜教人指點塚根到了枉稱鼈古所以

洞山恐伊墮在無事界中弄巧成拙弱喪志歸良父

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此皆養子之緣怕

折姦便可謂兒行千里母行千里翻覆尋思再三招

撥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

合可謂正雖正而偏偏雖偏而圓一日藥山指枯榮

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道吾云榮者是山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云枯者是榮者

是巖云枯者是山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

彌忽至山云枯者是榮者是彌云枯者任他枯榮者

任他榮山回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其實此事轉

轉轉活鱗鱗如盤走珠了無滯跡方為可也若一向

指教無寸草處去石上釘橛何時得出許令枯木生

花似許放開一線致令石霜點罰道出門便是草汝
 但起心動念豈非落在今時後明安云直得不出門
 亦是草漫漫地此雖難會却最易知不見道斫却月
 中桂清光應更多天童後來一併頌出草漫漫門裏
 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若
 論轉身一路寧免丹霞指出頌曰

歸家豈坐碧雲床

思靜

出力不行青草地

思動

南北東西本自由

放浪

渠無向背那迴避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師云不立纖塵處寂寥事事無到來家蕩盡免作屋
 中愚雖處碧雲深處應須緩步移身當於皓月輝時
 莫避入鄽垂手既醉竺土豈戀胡床此乃正不居正

之小樣也為入息不居陰界故出息不涉眾緣非嫌
 面上夾竹桃花唯怕肚裏侵天荆棘曾不墮青青黯
 黯那肯滯莽莽芊芊任觸目之荒林儘論年之放曠
 可謂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此乃偏不垂偏之大
 略也是他得的人千自由百自在不於石室生根且
 向草庵止宿不見石頭和尚道問此庵壞不壞壞與
 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堅牢以為最又
 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恁麼看來有
 迴避無迴避還委悉麼相逢無話說不見又思量
 示眾云覩遠休覩近念念合究死生論實不論虛切
 切唯談真諦分明指示後買先嘗有來利市開張者

麼便請便請

舉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休教情塗礙僧云地獄

最苦只知其二 豈知其一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

苦曾喫知酸

師云如來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度脫衆生祖師依
戒定慧三無漏學開發衲子洞山向高高山頂點手
這僧於深深海底掉頭早是謝他不道沙糖最甜黃
藥最苦想伊熟境難忘夢見獄卒也怕而不知調達
諛佛墮於地獄佛令阿難就獄慰問汝苦楚不達曰
我居無間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這僧却云最苦據斯
器量何霄壤之懸殊所以洞山道不然向此衣線下

不明大事始是苦真所謂為伶三歲子用盡一生心
雖是按牛頭喫草也何妨就虎背添斑斑賴遇丹霞施
相勸諫頌曰

鑊湯爐炭幾何般觀之眼眩 思之意亂地獄三塗未苦酸 逆耳是 忠言

須信新豐親切語分明記著袈裟之下莫顛預不得忘 却

師云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何止鑊湯爐炭劍樹
刀山地獄三途苦楚者哉由是丹霞替代洞山重宣
此義再說偈言上代下世老婆心切大抵輪迴六道
出沒四生皆為不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世尊初成
正覺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執着而不證得此豈非洞山所言大事者邪故又再

三囑付道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顛預洞山
 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
 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玄音光揚祖道
 故就所居山名有新豐之稱只如所囑之語親切那
 不親切合顛預不合顛預如人飲水何消問冷暖唯
 除心自知

示衆云沒蹤跡斷消息你試猜是甚的自有明眼人
 為伊垂法則且道是誰

舉僧問洞山和尚尋常令學人行鳥道如何是鳥
 道佛眼難窺山云不逢一人了無伴僧云如何行牢看脚下山

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已涉廉纖僧云只如鳥道莫便是

本來面目麼鼻孔裏山云闍黎為甚麼却顛倒面赤不

僧云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當局者迷山云若不顛倒

為甚麼却認奴作郎巧說不如直道僧云如何是本來面

目深窮妙理山云不行鳥道果有靈蹤

師云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裏過一葉不

沾身雖向光影門中任緣施設而不被光影相謾以

至六根六塵六識時時應現如印印空如鏡對像何

形迹而可滯哉所以洞山道舉足下足鳥道無殊觸

目荒林論年放曠此豈非尋常指示令汝行履處若

論鳥道縱橫無窒礙何必覓蹤由故洞山道不逢

一人既無伴侶必達三空這僧不願撞頭磕額又問

如何行洞山恐伊沉空滯跡認影迷頭對他道直須
 足下無私去若不聽他處分必然承言滯句固閉情
 關果認鳥道便為本來面目爭奈洞山權衡在手縱
 奪由他評品高低誰敢插手遂召云闍黎為甚麼却
 顛倒這僧遭此腦後一槌去却三魂鑽了七魄報道
 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端的是當局者迷傍觀者哂
 洞山道若不顛倒為甚麼認奴作郎這僧非但今日
 自古至今妄想執著迷已逐物可惜遼天鼻孔被他
 輕輕扭轉納敗闕道如何是本來面目會則言言般
 若不會則句句瘡疣物物頭頭何曾隱匿莫只於鋪
 眉苦眼處鑽研忘鋒結舌處窮究洞山恐中此疾故

云不行鳥道可謂有收有放能殺能活非大宗師無
 此機變幸遇丹霞迤相證據頌曰

古路脩然倚太虛

高高標不出

行玄猶是涉崎嶇

舉步落危崖

不登鳥道雖為妙

勿為無心云是道

點檢將來已觸途

無心猶問一壺閑

師云處處長安道門門古佛家脚跟不點地枉厭路
 途賒不見道劔閣路雖險更高人也行行斯玄路寧
 免崎嶇儻肯迴光必能返照洞山又云向道莫去歸
 來背父到這裏藏身處要沒蹤跡沒蹤跡處不許藏
 身何故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所以惹
 得丹霞道不登鳥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正如
 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將心用心轉見病深雖然如是

鳥道則且置未審本來面目合作麼生相見遂以手
擘眼云猶

示衆云橫飛直趕慢撫輕彈着着難謾聲聲解聽用焦
磚斫磕者且道是誰

舉神山密禪師與洞山過獨木橋同行無
疎伴洞山先過

了拈起木橋云過來是何心
伴神山云价闍黎勘破元來
不直錢

洞山乃放下木橋羞鉤
自落

師云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
甚麼曰打羅云手打脚打曰却請和尚道云分明記
取向後遇明眼人恁麼舉似林泉道今日親見和尚
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林泉道非師不委師與

洞山同嗣雲巖故曹山已下皆以師伯呼之既與洞
山爲忘年友莫逆交不無法喜禪悅切瑳琢磨居一
日同渡獨木橋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持似
拍大姪子誑小孩現是他神山亦不倉卒亦不著忙
微微冷笑款款輕呼云价闍黎意似恹他恹地作麼
洞山既知姪不斲謾壯不斲欺却便放下自與收撮
諸人還知這些道理麼塵中儻不迷真性怕甚教人
試探伊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是何道理木橋拈起使人行闍難不闍易
闍易難會

沉沉寒水如何渡有智不棟年高
無智漫勞百歲月夜金鷄報五更一聲才叫罷
六國盡平明

師云莫將無事爲無事徃徃事從無事生雖是平田

淺草休教脚下煙生隄防淨地迷人莫使心頭火發
 掘坑掘壑無損無傷內蘊慈悲詐施姦狡故於溪路
 拈起木橋喚教過來看伊作略若是情關固閉懵懂
 禪和必然猶豫懷疑到了擔干負計欲渡沉沉寒水
 須乘淅淅西風因行掉臂而不假其功應扣騰聲而
 豈勞其力一呼之意千載難忘恐犯當頭為伊放下
 此之所謂碁逢敵手難藏倖琴遇知音正好彈雖然
 如是神通并妙用揔不折便宜
 示眾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成何勞特地有
 不昧靈知認得者麼

舉僧問洛浦安禪師衆手淘金誰是得者開管天下自己撒下

浦云拳中舊寶豈假披沙著甚僧云恁麼則展手

不逢也

一句隨他語
千山走衲僧

浦云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師云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父叅臨濟後嗣夾山問
 荅機緣具述投子茲不復云慣曾為旅偏怜客自己
 貪杯識醉人不悟慈悲為指示恐伊蹉過謾勞神其
 實本來真性妙覺明心亘古亘今何嘗離已雖曩劫
 已來皆覺合塵迷真執妄從聞思修之三慧守戒定
 慧之三學祛除情執煅煉身心要悟真常直明本性
 豈非衆手淘金而尋得者這僧迷昧年深貧窮歲久
 乞兒見小利餓眼覓菰皮所以洛浦老婆心切以周
 急之情惹繼富之誚道拳中舊寶不假披沙這僧先

難後易認影迷頭便道恁麼則展手不逢也洛浦見
 伊得少為足滯句承言故云休將鶴唳擬當鶯啼可
 謂到則不點點則不到其間利害端的在甚麼處道
 與癡兒休得哭林間黃葉已經霜若非遇着丹霞險
 不翻成滯貨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

要不悶 依本分

不觸波瀾猶費力

擬拂迹 已成痕

露柱三更忽放光

燦破四天下

此時未審何人識

除是丹霞

師云只為太分明翻令越差忒不必費神思遠岸披
 沙覓金剛不壞身非止唯充國庫殘麗水見應難物
 物頭頭何隱匿恁麼看來是得非得已成費力忽逢
 露柱放光明論甚三更并半夜見恠不恠其恠自壞

見有不見其有自朽若非具燦迦羅眼摩醯首目决
 難覩透還有識得的麼萬松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瞎
 示衆云踏翻朕迹方知處處普賢推倒界墻始信頭
 頭彌勒既非内外豈限西東儻能瞥尔迴光遍覩那
 的不是有會道者麼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秋樹春生葉 冬瓜夏放花

浦云

青嵐覆麴出岫藏峰

隱而跡 彰

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顯而不 露

師舉僧問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云達麼未來此土
 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云某

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曰
闍黎會麼云不會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摩來
與未來甚事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錘
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云如何
是解卜底人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林泉道靈龜
無卦兆空殼不勞鑽這僧旣問西來祖意怎不教洛
浦半遮半掩全唱全提青嵐覆處寧容舉目觀瞻白
月輝時那許興心撈摸試看丹霞老師箇裏潛通春
意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坼

獨占溪邊
第一春

萬木凋零栢轉奇

是真難滅
是假易除

雲淡不彰節月影

偏處不
逢

煙輕那露引風枝

玄中不
失

師云初祖達摩大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此應般若多羅二桂父昌之
識了無疑也當是時禪林未顯不有群花唯少林一
枝寂初榮旺此其所以梅先坼之大意也光統律師
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
每與師論義是非鋒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
高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知
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自古至今
禪風大振祖道興隆凋零轉奇之跡何待予言而可
知也雖則雲淡不彰節月影就中一點更分明煙輕
那露引風枝箇裏百般難料理所以道四且喝退忘

依所六戶虛通路不迷

示衆云熟油拌苦菜由人心裏愛施主復如王而心得自在本非看面逐情亦非赤諱白誅向此法筵莫有挑請者麼

舉僧問洛浦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

人 世情者冷暖人面逐高低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

果然疑着

浦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

師云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情塵如汨沒枉逐霧蒙籠若使恁麼會去膠膠因果不勞逐語分宗其或罔措未明綴綴功過切忌隨言定旨大藏一覽云佛爲須達說布施果報謂多施少報少施多報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淨行乃至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雖然如是不見道勿爲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所以這僧疑問諸佛之過道人之德若非洛浦眼如掣雷機似走珠明歷歷活潑潑非言之言而不滯於言無說之說而與伊所說故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丹霞爲是嘗派雲仍不惜唇皮自揚家醜頌曰

拾得踈慵非覺曉

元元無知

寒山懶惰不知歸

騰騰何性

聲前一句圓音美

有話應難會

物外三山片月輝

無言心自知

師云無用處成真用處不風流處轉風流如愚若訥超情謂九聖由來總不收天台山拾得子不言名氏

始因豐干禪師經行到赤城道側聞兒啼隨聲尋之
見一子僅十歲初謂牧牛子問之乃曰孤弃於是豐
干携至寺因呼爲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
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
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背
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
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林泉道弄精魂漢
有甚麼限國清寺半月誦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
作相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
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林泉道兩
般了也天台山寒山子亦不知姓氏以乞丐自養古

老見之咸曰風狂人也唐興縣七十里有寒巖在國
清寺之側因居於此故号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零
落冠樺皮冠曳大木履時來國清寺有拾得知食堂
常收殘餘貯竹筒中山至則授之或就食或負去每
徐行廊下嘗有詩云欲得身安處寒山可長保微風
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嘵嘵讀黃老十年
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因衆僧炙茄次將茄弗向一僧
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曰是甚麼僧曰這
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多少塩醋林泉
道若不蓋覆將來險些爲伊淡了因趙州遊天台路
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

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箇廝兒宛有大人之作林泉道好手手中還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况乃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韻美堪聞物外三山片月輝輝而光明可玩若是汝識心見性何消我恃語多言其或未然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示衆云銅盆撞着鐵刷子嚴婆撞着惡妮子軟廝禁處還有與解交者麼

舉始溪道者相看

不是冤家不聚頭

浦問云自從黎溪相別

今得幾年

引慈詞

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

氣毒煙火

浦云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

是何心

溪云和尚住

持事繁且容子

細詳知笑面廣就裏安心煩

浦云打則打會禪漢

未是

溪云也不消得

袖子難

浦云道者住山事繁

六月債

師云生機易作爭先手活眼難防末後籌瘦肚肥邊看廝諫橫飛直趕莫輕休方信道二人雖對面終日不知心况吾如來正法眼藏欲令一切衆生掣脫眉間識鎖踏翻曾次情關坐卧經行莫非玄路莫只以機智迤相鈍滯惑者曰恠得禪家令人難會元來都是心倖萬松道一分心倖一分慈悲洛浦與麼問蛤溪與麼答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不教得失相謾是非繁惹方信道過得荆棘林是好手豈容見弄平沉

意根繫綴所以有時鐵裏綿團有時錦包特石還知
爭不足讓有餘處麼自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更看
丹霞如何和會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

休謁禍

蟾桂枝枝布遠香

音穿透

昨夜姮娥呈巧妙

送不啣留

眼睛直上綉鴛鴦

未為好手

師云碁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世智辯聰
難比况枉將有限趁無窮此之所謂非尋常也譬如
蟾桂遠布清香普請諸人牢收鼻孔據二老宿問答
交馳機辯冠衆非唯空飛閃電盤走明珠有若姮娥
特伸巧妙拈芒長玉線穿沒鼻金針向眼睛直上綉
出鴛鴦豈非好手者歟雖然如是只知有功之功寧

曉無用之用還相委悉麼何如玉女夜拋梭特來織
錦於西舍

示衆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聊許商量未
審誰能祇對

舉僧問洛浦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

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

浦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是精識精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所以道毛
吞大海芥納須彌斯皆稱性之談非同事相有局量
者也這僧向窮理盡性杜絕辟源處引惹詞訟是他
洛浦終是老手舊臍膊向伊做精捏恠厮謾厮諱之
時輕輕點化道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白澤

者乃俚俗鎮宅師子之異號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恠林泉道詩爭一字新若遇承言滯句杜撰衲僧合作麼生禁治但云急急如律令攝是他丹霞優遊平易為伊指示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

舒卷自如

戶內殊無半夜燈

一點難明

極目危巒今古秀

觀之不

暮天斜照碧層層

玩之有餘

師云雖是無心出岫本非有意為霖巖前既迭千頃從教搖曳平沉然假今時言句總持豈礙劫外遊戲三昧寥寥戶內殊無半夜之青燈寂寂窻前不有三更之皓月晦明交互隱顯該羅應須着意警前莫便死於向下入鄽垂手方便提携為物橫身盡情誘誨

極目危巒自古及今而挺秀莫天斜照通上徹下而分光非唯岌岌堆青何止層層鎖翠莫道遠觀不審須知近觀分明恁麼話會為復是有言是無言况獨嚴經云於一毫端現實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焉用白澤圖屏除此妖恠此皆電光石火水月空花擬涉思量鄉關萬里莫有就路還家者麼向此草鞋跟斷處舉頭無不是家山示眾云拈來無不是擬心則差用處莫生疑動念即錯不差不錯時合作麼生分析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佛法大意

金烏東出 手兔西沉

浦云雪覆孤

峰峰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

別般造化 另種陰陽

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不必多言恃語佛事門中
不捨一法何妨闊論高談畢竟佛法大意在甚麼處
嵩嶽破竈墮和尚因僧侍立次師乃曰佛佛祖祖只
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遂
以拂子打之曰一麈如是千麈亦然僧乃叉手近前
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林泉道認着依前還
不是信州智常禪師初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
何事云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
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
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云初到彼
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

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虛空有相
見否對云虛空無形有何相見彼曰汝之本性猶如
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
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
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
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
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
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妨解
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
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着相求菩提情

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在遷流不
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此之大意且道與臨濟所問
黃蘗所答是同是別待你喫棒了則為汝說洛浦云
雪覆孤峰峰不白兩滴石筍筍須生此之大意迥出
常情無孔鐵槌針錐不得所以丹霞向乾暴暴處令
生滋潤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神通廣大林中虎嘯谷風清變化多端

莫言滿路生荆棘小心必勝况是家貧少送迎稍能守分

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易既無體神自無方一任
龍吟霧起從教虎嘯風生顯諸仁者妙體本來無處
所藏諸用者通身那更有蹤由以此觀來佛法大意

千變萬化世智難明雖則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非具
正法眼者頭頭蹉過件件相違認破木杓為先祖觸
體將馬鞍轡作阿耶下頷豈非太謬乎箇裏本無意
路荆棘何生就中不有情關蹤跡安在所以香巖道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
年和錫也無據恁麼道肯送迎不送迎還知麼赤窮
新活計清白舊家風慢唱陽關曲慚惶杯已空
示眾云動即影現莫教虛費草鞋錢覺即塵生在使
靈龜空曳尾泯蹤絕跡一句誰解歌揚

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舉步即浦云家破

人亡子歸何處禍不單行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已涉途程

浦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利名縈繫忒多年欲效淵明鄙世緣人老菊殘
 無可賞漫將心境玩壺天不見雲門大師云光不透
 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
 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
 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
 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
 有甚麼氣息亦是病所以洛浦道庭前殘雪日輪消
 室內紅塵遣誰掃復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
 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
 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亦如仰山問僧甚麼處

人僧云幽州人曰還思彼中麼云常思曰能思是心
 所思是境彼中樓臺殿閣人畜等物返思思底心還
 有許多般麼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曰信位即是
 人位未是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曰別有別無即不
 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林泉道
 到此分劑應須活鱖鱖不可死即嘗擬議着邊徼難
 稱大法王所以道既號法王於法自在只如時清道
 泰長安大道合作麼生指教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

遠城一千里近城肘底

歸興悠悠思莫涯

有口應難說無言心自知

撒手到家何所有

本來無一物何用苦追求

瑠璃寶殿鎖蟾華

明白轉身還墮位

師云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汝但一切

時中行住坐卧運水般柴着衣喫飯拈匙舉筋不遺
 時不失候念念相應心心無間於斯何慮道遠乎哉
 想伊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既能乘興豈涉途程
 撒手到家一無所有不見僧問祇林和尚十二年前
 為甚麼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云十二年後為甚麼
 不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趙州亦云我十八上解破
 家散宅恁麼看來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
 在雖然如是當可從偏入正捨妄歸真升瑠璃寶殿
 玩皎潔蟾華還許朝覲也無良久云東宮雖至嫡不
 面舜堯顏

示衆云同田曰富那爭你有我無分貝曰貧漫說家

長裏短有解通人情者麼

舉僧問洛浦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索另音浦云日月

並輪輝誰言別有路老兒語僧云恁麼則顯晦殊途

是非一揆貪隨言語路浦云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

路一言道斷處
千古意分明

師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縱橫無不是何必強

言論禪分五派歸性海以無遺教列三乘契心宗而

有准庸愚之輩淺智之流執門庭局戶牖競空花濃

淡較兔角短長其堂奧之幽堦除之漸名相之跡至

理之玄豈待予言而可知也故洛浦以日月並輪輝

誰言別有路為對是屈高就下應物知時而豈知日

月不到處別有一乾坤這僧果向金烏東出玉兔西
沉颯別是非明得喪逐句尋言知有何限惹教人道
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果然洛浦放伊
不過道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這僧若是脚跟點
地必能鼻孔遼天何止亡羊歧路而可哀哉列子說
符篇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子
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衆曰多歧路既返問獲
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乎曰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諸
人若向這裏會得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你
若不信試問丹霞頌曰

月篩松影高低樹

無二無二分

日照池心上下天

無別無斷故

赫赫炎空非卓午

別有壺一天

團團秋夜不知圓

身聖不覺聖

師云洞山初禪師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若於言向上尋情識中覓而與展鈔疊科
不相遠也永嘉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
能雖道月篩松影普應高低意不在言言非有意日
照池心權分上下波不離水水即是波不見道落霞
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恁麼看來赫赫炎空
日非卓午而正不居正團團秋夜月不知圓而偏豈
垂偏林泉老漢雖恁持蠡酌海握管窺天豈免人嗤
老婆心切還知麼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示衆云没手没脚撩撥關索幸自可伶生剛待尋煩

惱不放出頭者且道是誰

舉僧見韶山普禪師禮拜了叉手而立

弄精魂漢有甚麼限

山

云大材藏拙戶

點檢將來不可放過

僧又過一邊

再來不直半文錢

山云

喪却棟梁材

明眼人前一場漏逗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尋常機如掣電眼似流星遵布衲尚落殼中白頭因禁甚湯水具師子不欺之力有狺龍難近之威這僧不顧危亡賣弄破膽特來相訪禮拜起叉手而立擬用鵬心強取其奈鴈爪難拏不免着尔做姦故恁鋪眉苦眼被他不藏情不惜口當面點罰道大材藏拙戶非是謙卑自弱就中刀劍齊施這僧不識遲疾由自轉身吐氣又過

一邊復呈醜拙果被他道喪却棟梁材這僧若具通方眼有量外機但向道外響和尚善能高鑒此豈非嗔拳不打笑面尋塌軟地喫交爭不足讓有餘總在於斯若能如是焉用丹霞從頭花判頌曰

义手須知已隔津

相見了也

更重進步轉漂淪

早是那堪

頑銅若作真金貨

雖似不是

只可謾他無眼人

一場話

師云暗機默論不用施呈放去收來豈容擬議道契則千里同風意差則當面蹉過寧不隔津而已哉更欲進前退後思安慮危轉見漂淪愈增鈍滯若是利利納僧通疏禪者爭肯拖泥帶水隨浪逐波所以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若明寶覺真心

圓明實性胡用他求為富足哉不然則妄情俄起狂
識乖張以滓穢頑銅作百煉真金謾無眼人亦未可
得還知麼平准庫中新法令不容私地倒金銀
示衆云龜毛兔角曲為今時禪板蒲團潛通劫外雖
是看窟籠着楔何妨比臆膝裁靴向恰好處試聽道
看

舉僧問韶山如何是和尚家風

住持千嶂月
衣鉢一溪雲

山云絕頂

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非智可知
非情可測

師云眼前無不是詩材信手拈來莫強猜物物頭頭
陪雅興咀冰嚼雪暢竒哉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
至淳問甚並根桑棗樹闊角水黃牛兀兀騰騰抹抹

搭搭森羅萬象無非古佛家風碧落青霄盡是道人
活計故韶山荅以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子細看
來你休誇眼裏有筋他從來舌頭無骨假無根瑞草
就絕頂栽培雖是無風何妨搖曳方稱根非生下土
葉不墜秋風若遇明眼禪和何必忉忉巧說自有丹
霞迤相證據頌曰

妙峰孤頂偏肥膩

今古咸
聞

天產靈苗不觸地

識情難
測

翠葉無風常自搖

感而遂通

清香那逐春光媚

混不得
類莫齊

師云梵語須彌盧此云妙高釋曰四寶所成曰妙獨
出衆峰曰高向此妙峰孤頂有肥膩香草雖是天產
靈苗而不觸於地者非造化之可生成非陰陽之可

滋孕婆娑翠葉無風而常自傾搖旖旎清香終不逐
春光取媚大抵理由言彰言不越理因言會道以道
明心幸不以膠柱調絃刻舟記劍執妄迷真弃本就
末故假言說而趣般若者此之謂也故經云文字性
空信不誣矣只如恁麼是韶山家風不是韶山家風
具眼者辨看

示衆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見義勇爲當仁不讓既
曾得他一馬寧不還他一牛各無虧欠處合作麼生
通報

舉黃山輪禪師來叅夾山

君子不恥下問

山問云甚麼處

來

閉門刷會

輪云閩中來

公驗分明

山云還識老僧麼

人無害虎心

輪云和尚還識學人麼

虎無傷人意

山云不然子且還

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汝廬陵米價

兩和交易不得相謾

輪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

草鞋

跟斷處不索別商量

山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一併交足各死懸欠

師云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峰機

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扣之山問名甚麼云月

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

大有人不肯在曰闍黎作麼生云還見月輪麼曰闍

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輪乃服膺叅訊一

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云閩中人問者不

可不恁麼問荅者不可不恁荅多虛不如少實巧說

不如直道山曰還識老僧麼云和尚還識學人麼一
 通一刮不賭惡發當爐不避火迸當言不避截舌山
 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
 價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比真
 所謂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羸山曰真師子兒善能
 哮吼雖是滿口許伊就裏倍酬高價擬欲見錢多賣
 須索秤稱斗量便宜既出當家豈免丹霞合貼頌曰

父子相逢眼倍明

內外玲瓏

靈苗叢裏坦然行

縱橫自

箇中若為金毛子

莫錯認

已是塩梅觸大羹

幸自可
冷生

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是知
 師勝資強人天眼目此乃倍明之靈驗歟脫或養子

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何有是稱者也於靈苗叢裏今
 時路上情非附物語不立玄擺手長行縱橫自在怎
 不呼為俏措禪和英靈衲子儻若承言滯句究妙窮
 玄濁智流轉墮在毒海箇裏就中本沒窠臼若為滿
 口許他為金毛師子者是用塩梅而觸忤大羹也人
 唯知有味之味口頭取辨殊不知無味之味其味恒
 然所以天童道淡中有味妙超情謂到這裏直得言
 思路絕心行處滅方有少分相應還端的麼不解廬
 陵酬米價枉教虛費草鞋錢
 示衆云一椀來一椀去一椀不來一椀住自來不會
 愛便宜袖手赤閑無可做且道誰是其人

舉僧問上藍超禪師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張口喫飯舒手穿衣
 藍云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便吐肝腸說與他
 僧云不借不求時如何本自圓成何勞特地
 藍云不可拈放闍黎手裏得

麼言如劈竹心似直弦

師云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荆禪苑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這僧自不守分故問他人豈知汝未開口已前早不本分了也那堪义手並脚退後進前向禪床邊口角頭取覆他人恰似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此之所謂閑管天下徒增話攔故上藍便吐肝腸為伊分析道不從千聖借豈

向萬機求其實本分一事彼彼各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莫能摸索這僧果似韓獪逐塊便問不借不求時如何豈免上藍點道不可拈放闍黎手裏得麼意似責他不於言外覓漫向舌邊尋件件參差頭頭蹉過若非丹霞說破更是遠之遠矣頌曰

一片靈明本妙圓剎那剎那好生觀

箇中非正亦非偏這邊那畔總難逢

寶峰瑞草無根蒂看你怎生

不待春功色自鮮莫教飄眼特地出還難

師云寒山子道吾心似秋月一輪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况此一片靈明亘古亘今本自妙圓了無空缺更須就裏參詳箇中體究非隱非顯非正非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終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

寶峰瑞草雖無根蒂而綴葉聯芳禪花心苑賴有聲
名而該天括地空劫威音之際那待春功古佛興化
之時潛通曉意雖非着色還自鮮明不涉威光果能
遍照有具眼者試請辨看瞎

示衆云言中有響明知未當好心笑裏藏刀暗算漫
誇毒手有箇謾諄不過者且道是誰

舉僧問四禪禪師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
還去也無關黎先行老僧便到禪云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

渴不逆人情處須還老作家

師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若也於斯觀透二空雙證一性圓明皮本元無

毛將何立於實際理地井安在哉未生以前教誰出
入可惜這僧妄情俄起業識茫茫賣弄好心輕欺先
德是他四禪老漢軟款柔和慈悲喜捨用此四無量
心酬他三不善業但向道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
並不張筋努脉犯手傷鋒教向離心意識處叅絕凡
聖路處學若然則方信汪洋性水非淺深之可窮窄
漠心源豈遐邇之可校儻能飲者莫不消諸渴矣於
此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更看丹霞盡情贊譽頌
曰

曹溪源派古之今消消不意識徒將度淺深照顧擦

好是昔人遊戲處神通廣大雖然入井不曾沉變化多端

師云自曹溪六祖大鑿之後源分派列從古至今莫
不兒孫蔓衍法道興隆剪惑裁疑聯芳續焰間有拍
盲衲子蹶豹禪和徒將意識度量淺深而豈知君子
或出或入或進或退自忖其時何必花言巧語覽古
攀今內蘊夜叉心外現菩薩面低情下意通假人情
况他老作不拘逆順不憚疲勞妙用無方神通戲遊
端的喫火不燒舌入林不動草何止入井不令沉沒
而已哉雖知不有別源就裏必存深意還知麼同行
想見無踈伴索甚殷勤賣好心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習聽錄上

